

# 文字與般若——《往事百語》的文情與道情

林素玟

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
## 一、《往事百語》的佛教文學觀

台灣的佛教發展盛極一時，當中不乏佛教文學之創作，其中頗具特色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便是星雲大師的佛教文學創作。大師雖然畢生以弘法利生為職志，然亦十分關注文字、文學與文化對佛教傳播的影響力，因此畢生致力於文字般若的創作以及佛教文化的弘傳。在《往事百語》一書中，即充分透露星雲大師的佛教文學觀、文字創作的因緣，以及對文學與道業的動人情懷。

要明了星雲大師《往事百語》的佛教文學觀，首先必須了解何謂「佛教文學」，以及「佛教文學」的內容範圍，才能對星雲大師的文學創作有一歷史性定位。

所謂「佛教文學」，就侯傳文的定義，指在佛教思想指導下，為弘揚教義或表現佛教感情而創作或改編的文學作品，是隨著佛教的興起和傳播而在東方產生的一種文學現象。<sup>1</sup>由此定義以觀中國歷代的「佛教文學」作品，從內容上又可分為五大類：

1. 佛經文學：佛經中不僅有大量的故事文學，也有許多詩歌體裁的作品，包括格言詩、敘事詩和抒情詩；

---

1. 侯傳文：《佛經的文學性解讀》，台北：慧明文化，2002年，頁391。

2. 以講解佛經、闡發教義或歌頌佛法為宗旨的文學：如唐代的講經變文〈維摩詰經講經文〉；

3. 取材於佛經或佛教故事，但不完全是為了表現佛教思想的文學：如〈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〉，旨在宣揚「孝」的儒家思想；

4. 題材內容上已民族化的佛教文學：如六朝志怪小說劉義慶的《宣驗記》，用中國民間故事弘傳佛教的福罪思想；

5. 僧人個人的創作：出家僧人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，思想上受佛教教義影響，但創作目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弘揚佛法，如魏晉南北朝支遁、慧遠，唐代皎然、寒山、拾得等人的作品。<sup>2</sup>

若依上述的分類，星雲大師的文學著作，有的屬於第二類，如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玉琳國師》、《無聲息的歌唱》等；有的則屬於第五類，如《海天遊踪》、《往事百語》、《百年佛緣》等。其中《往事百語》一書，為星雲大師回顧一生事蹟的口述歷史，藉由在《普門雜誌》、《遠見》、《講義》等雜誌刊登的「一句話」，由滿果法師整理記錄，自1992年7月至1999年7月，歷時七年，結集出一百篇，共分五冊：分別為《有佛法就有辦法》、《這是勇者的世界》、《滿樹桃花一棵根》、《沒有待遇的工作》、《有理想才有實踐》等。<sup>3</sup>

在這五冊的口述歷史當中，可以歸納星雲大師對佛教文學的看法，其中包括論及佛教文學的動機與目的、佛教文學的體裁與風格、佛教文學的功能與價值等，成為理解星雲大師佛教文學觀、人生觀，以及一生弘法歷程相當珍貴的文獻。

---

2. 同註1，頁392-398。

3. 星雲大師：《往事百語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11年。以下凡引用原文之處，均出自本書五冊，僅在引文之末註明冊數及頁碼，不再一一作註。

### （一）佛教文學的動機與目的

書寫行為之所以發生，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動機與目的。從《往事百語》的口述中，可以看出星雲大師的佛教文學觀。星雲大師在各冊當中反復指出：

我自幼喜歡隨手塗鴉，將見聞思想付諸筆墨，及至年長，我立願以文字般若弘揚佛法。（冊1，頁188）

以文字般若弘傳佛法向來是我心中堅持的理想。（冊2，頁71）

寫作發表則是為了讓別人分享自己所體驗到的無上法樂。（冊2，頁272）

一九四九來台後，……每天挑燈夜戰，撰寫各種不同體裁的文章，是為了隨順眾生根器，以文字般若來淨化人心，並非當作一種維生的職業來苦心經營。（冊3，頁273-274）

從以上數則口述中可知：星雲大師認為佛教文學最重要的目的，乃在於分享法樂、弘傳佛法、淨化人心。大師很早便體悟到文字的力量，因此早年便立定志向，對佛教的文字、文學與文化特別關注，不斷地思考如何以佛教文學的創作，以及佛教文化的提倡，來達到弘法利生的終極目的。

### （二）佛教文學的體裁與風格

二十世紀末，法鼓山舉辦了「佛教文學與藝術」學術研討會，聖嚴法師在主題演說中曾指出：佛教文學由譯成漢文的聖典中，可看到體裁及題材之豐富，如十二部經，以十二種文學型態的表達方式，呈現佛教的義理及其信仰實踐的內容：包括長行、重頌、孤起

頌、請法及說法因緣、本事、本生、未曾有、譬喻、論議、無問自說、方廣大乘、授記等。此外，亦有專門收集寓言故事的《百喻經》，長篇韻文撰寫的佛陀傳記《佛所行讚》，以散文撰寫的阿育王、龍樹等傳記，也有戲劇道白及演戲的體例，以及對天堂地獄和北俱盧洲的描寫，均係文學體裁的表現手法。<sup>4</sup>可見佛教經典中為弘傳教理、彰顯甚深法義的表現手法，豐富而多元，夙為研究佛教文學者所關注。

無獨有偶地，星雲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不約而同也提及佛教經典的文學性質與表現體裁。大師指出：

胡適之曾稱讚《維摩詰經》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，《華嚴經》是儒林外史式的小說，其他如《大寶積經》、《百喻經》等，是辭句優美的散文，《本生譚》則有類現代的文藝小說，凡此雖是佛法，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藝術。（冊5，頁28）

從佛教弘傳的歷史來看，長行式的散文、重頌式的詩歌、譬喻式的故事、論議式的雜文……，二千五百年來，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眾生。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、《維摩詰經》等圖案形式的變文，將佛教文學與藝術相互結合，穿越無垠的時空，也為人類留下了不朽的貢獻。（冊5，頁28-29）

星雲大師認為：佛教經典的內容，直可視為獨特的文學作品，經論的書寫形式，不僅涵蓋許多文學體裁，如詩歌、散文、小說，而且辭句優美，善於運用譬喻、論議、圖案等形式技巧，來傳達至

4. 釋聖嚴：〈佛教藝術的承先啟後——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說〉，《佛學與文學》，台北：法鼓文化，1998年，頁14。

高無上的法義，因此，佛教文學可以超越時空的局限，為人心的淨化貢獻力量。

### （三）佛教文學的功能與價值

關於佛教文學的功能與價值，涉及佛教思想對中國文學之影響。侯傳文曾指出：「人生無常」是佛教人生觀的核心，影響所及，中國文人在無常中找到了人生真諦，「人生無常」也成為中國文學反復出現的主題，如唐傳奇小說沈既濟《枕中記》、李公佐《南柯太守傳》、清代章回小說《紅樓夢》等，均發展了這一主題。<sup>5</sup>

汪娟也指出，中國傳統佛教文學的創作目的在於「護法弘教」。其謂：由於佛教注重文學的實用性，因此舉凡佛經的翻譯，俗文學中變文、寶卷、勸世詩偈、俚曲小調、靈應小說等，都是為了弘宣佛教的目的而盛極一時。佛教的散文包括論議、碑銘、懺文、願文等不同的文體，也是為了護法弘教而創作的。佛教的詩歌不只是吟詠情志，而且是以詩作佛事，以詩詞來悟道。<sup>6</sup>

星雲大師承襲傳統佛教的文學觀，不論是在理論的認知上，或者具體作品的創作上，大師均認為佛教文學應質樸而近本，主要功能與價值在於弘法利生及淨化人心。大師指出：

佛教之所以能流傳千古，廣被四海，文字般若的傳遞，功不可沒。（冊3，頁114）

以般若文字來宣揚大法是何等神聖的千秋偉業！

（冊5，頁152）

5. 侯傳文：《佛經的文學性解讀》，台北：慧明文化，2002年，頁400。

6. 汪娟：〈傳統佛教的文學觀〉，《佛學與文學》，台北：法鼓文化，1998年，頁8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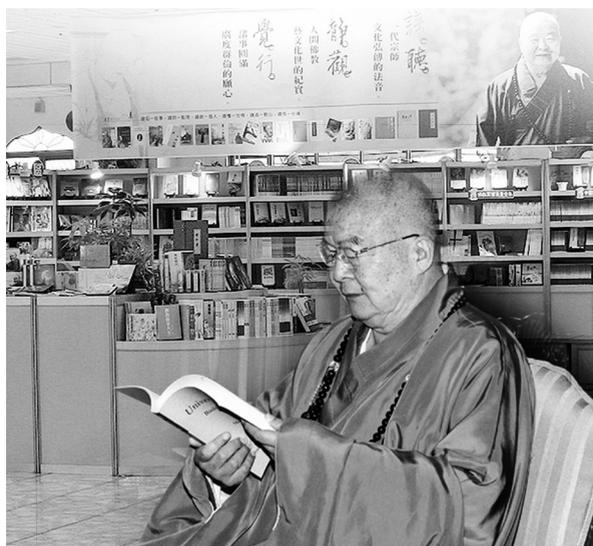
星雲大師認為佛教文學的功能在於藉著傳播能使佛教正法流傳千古，廣被四海。大師深刻地認識到文學乃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文字的傳播與感染人心的力量無遠弗屆，因此，大師「於來台之初，即致力於編輯雜誌、撰文出書的文化事業。」（冊3，頁114）其不遺餘力地撰文弘傳佛法，在《往事百語》的回顧中，流露出動人的文學與文化情懷。

## 二、《往事百語》的文學情懷

星雲大師的文字因緣與文學情懷，早在年少時，即已展現。這分文學情懷與濃厚興趣，主要得力於不斷地廣泛閱讀，博覽群籍，以及持續書寫，筆耕不輟。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一書中，將這些閱讀與書寫的歷程，透過百篇的「一句話」，點點滴滴，逐漸回憶與反芻。

### （一）遍覽群書、厚植國學

大師自幼便喜愛閱讀古籍，尤其沉醉在古典文學方面的章回小說，靠著自修自習，大師為自己年少的生命，扎下深厚的國學基礎。其後閱讀的範圍又擴及外國文學與現代文學，閱讀的興趣非常廣泛，善選名著加以精讀，這分「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成其大」的閱讀經驗，充分展現大師格局氣魄的宏偉，也成為大師接引文藝青年的善



熱愛閱讀的大師。（佛光山法堂書記室提供）

巧方便，造就大師開創佛教新猷的基礎。大師又謂：

過去在大陸時，由於雅好文藝著作，因此胡適之、林語堂、巴金、魯迅、老舍、茅盾，乃至冰心、郭沫若、沈從文、許地山等人的諸多作品，我可說是無所不看，至於歐美翻譯名著如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、《老人與海》、《浮士德》等，我也多所涉獵。及至來台，像謝冰瑩、瓊瑤、高陽、徐訏等人的散文、小說，無論是古典的、現代的，我都一一拜讀，作為忙裡偷閒的一點娛樂，甚至像武俠小說家臥龍生等人，後來與我還成為朋友。……對於開拓思惟，遣辭用字，助益甚多。（冊5，頁27-28）

星雲大師閱讀的動機是純淨而美感式的，即康德所謂「無目的的快感」，才是真正的欣賞態度。大師在遍覽群書的過程中，享受單純的愉悅快樂，真積力久則入，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，不僅厚植國學基礎，對於人生哲思的開拓，文學創作的技法，累積了許多實力，對於未來著重以佛教文化及文字般若作弘法利生的事業，起了相當決定性的作用與影響。

## （二）筆耕不輟、通宵達旦

星雲大師年少時遍覽中外古今典籍，展現對文字、文學與文化的興趣之外，作為一個出家人，大師更積極深入佛教經藏，筆耕不輟，經常廢寢忘食，通宵達旦。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的回憶，充分流露出對文字、文學與文化的深厚情懷：

一九四九年，我隨著政府來到台灣……在寺院中默默地從

文字與般若——《往事百語》的文情與道情

事苦役，服務寺眾，在閒暇時，我閉關閱藏，努力撰稿。藉著勞力辛苦與文字般若，我不但將佛法的歡喜散播給周圍的人，也傳遞給十方大眾。……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，但是仍舊筆耕不輟，經常通宵達旦。（冊1，頁220-221）

一九五三年，我到了宜蘭，除講經弘法外，我為台北

三家定期月刊寫稿，四家電台撰寫廣播稿，經常連夜趕寫，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。（冊1，頁224）

每天晚上，等到大家就寢以後，我就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，趴在縫紉機上寫作……有時寫到次日破曉，耳聞板聲，方才休筆。（冊2，頁44-45）

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；多少次出刊，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。我默默耕耘，不以為苦，因為我已立定志向，「心甘情願」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！（冊1，頁112）



大師長年寫作，希望透過文字，讓佛法更普及，傳播更廣。（佛光山宗史館提供）

有鑑於台灣初期沒有優質的文字經典傳播知識和佛法，以「文字般若」來「弘法利生」是大師早已立定的志向，在這樣的悲心願力之下，大師不辭辛勞，筆耕撰稿已成為日常的工作，只要有利於眾生離苦得樂的文化事業，大師都義不容辭。連夜趕稿，通宵未眠，粒米未進，捨身捨命，這樣的精神毅力，除了一分對文學與文化的

情懷之外，更有著矢志不渝的，荷擔如來家業的神聖使命。

### 三、《往事百語》的道業情懷

從《往事百語》一書中，不僅可以深刻地感受星雲大師的文學情懷，更令人感動的，是隨處可見大師念茲在茲，為了續佛慧命，利益眾生的道業情懷。大師這分荷擔如來家業的道情，展現在向內的調伏自心，以及向外的弘法利生兩方面，實深得佛法小乘出離心，以及大乘菩提心之真正底蘊。

#### （一）調伏自心、人間和尚

綜觀《往事百語》的回顧中，可以明了，大師立志為眾生服務的念頭，早在小時候即已萌芽，而出家度眾的因緣，則在於家鄉揚州時期，接觸到出家法師慈悲莊嚴的威儀行止，所留下的一分深刻的烙痕。大師謂：

記得家鄉揚州土地貧瘠，經濟落後，里人多以剃刀（理髮業）、菜刀（做素菜）、剪刀（裁縫師）三刀為業，但是我從小就立志做大事，立誓不以三刀為伍，後來又看到家鄉誦經開示的法師們，個個威儀莊嚴，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（冊3，頁139）

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提及出家時的情形不止一次，主要原因是十二歲時，陪母親尋找戰火中失聯的父親，途經棲霞山，承諾了知客師的問話，為了「永不退票」而出家（冊1，頁64-65）；然其種子，卻早在家鄉揚州即已種下。出家後的星雲大師，忍受許多不合理的要求與嚴格的身心考驗，一心不退，以出家為榮，矢志成為

一名調伏自心的人間和尚。大師道：

我只願生生世世在人間，作一個具有平常心的和尚而已。

（冊 3，頁 29）

我衷心地認為，做好一個出家人才是我終生不變的使命！

（冊 3，頁 273-274）

調伏自心達到什麼境界？星雲大師認為：最重要的是具有「平常心」。「平常心」雖為老生常談，然而在佛法的具體實修方法上，「平常心是道」，是在日用倫常生活裡，不偏「假」亦不偏「空」，恆守「中道實相」的生命態度，也是極高的修行境界。大師以「平常心」自我勉勵，作為一名和尚，向心內求法是最重要的修行課題。

## （二）弘法利生、淨化人心

星雲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最為動人的情懷，即是心心念念在弘法利生，無時無刻要淨化人心那分大乘菩薩的慈心悲願。大師的文字般若，如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玉琳國師》、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，乃至於佛教歌曲、偈頌、專欄，無一不在分享禪悅法喜，以接引眾生，也無一不在示教利喜，以指引正路。大師指出：

多年以來，我在奔波弘法之餘，利用片段時間著書立說，無非也是想藉此將畢生處世經驗與修行心得公諸社會大眾，為後輩子孫指引正路。（冊 1，頁 232）

往往一天的時間就在接引信徒、四處弘法中飛逝而過，直至深夜時分，我才有空閒，於是我又拾起禿筆寫作，期能與讀者分享心中的禪悅法喜。（冊 1，頁 199）

星雲大師非常明白文字般若的力量，除了個人的書寫創作之

外，並積極發揮文字影響人心的獨特功能，編輯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佛光大辭典》等，讓佛法透過文字以深入人心。大師謂：

我撰文出書，發行佛教典籍、雜誌，編纂佛教藏經、辭典、年表，讓文字般若發揮淨化心靈的效果。（冊1，頁155）我已棄俗出家，以弘揚真理、淨化人心為己任，……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為榮，我更發願生生世世都要學習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，來此娑婆，做一名「以弘法為家務，以利生為事業」的和尚。（冊3，頁56、116）

星雲大師深刻了解文字在中國歷史上的力量，除了筆耕不輟地寫作，以啟迪民智，接引眾生之外，更為改革佛教而撰文，視弘法利生為己任，這分荷擔如來家業的勇氣與毅力，實非常人所能，無怪乎大師開創佛光山近五十年來，能讓佛法廣布五大洲，為無數眾生指引未來生命的真正皈依處。

#### 四、文情道情的書寫筆法

佛教經典在宣說甚深教法時，經常運用各種文學性的修辭筆法，以接引不同根器的眾生。舉其要者，如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文學譬喻、《維摩詰經》和《華嚴經》的誇飾手法，便經常為佛教文學研究者所樂道。

弘學即指出：《妙法蓮華經》不僅經題的譬喻性很濃烈，且全篇以七種妙趣橫生的譬喻（火宅喻、窮子喻、藥草喻、化城喻、繫珠喻、鬘珠喻、鬘子喻）來揭示「會三歸一」和「藉權顯實」、「開佛知見」等主題思想；《維摩詰經》為提示經題要旨，所採用的文學手法達到了如神之妙境，誇大的文筆描寫了他的神通及辯才無礙；

而《華嚴經》所展示的境界以及所表達的思想，通過文學性的誇張及神奇的具體形象顯示出來。<sup>7</sup> 由此可見，文學性的修辭技巧，對於佛法的傳播弘揚，有畫龍點睛、不可或缺的效果。

星雲大師在敘述《往事百語》的生命故事時，也運用了許多文學書寫的筆法，包括形式上的修辭技巧，以及內容上的創意典故，使得每則「一句話」的故事，均妙語橫生，引人入勝，同時也字字珠璣，啟人悲智。

### （一）形式上的修辭技巧

《往事百語》中，形式上最常運用的修辭技法為「排比」，其次為「類疊」、「頂真」和「層遞」。

所謂「排比」，據黃慶萱指出：「用三個或三個以上結構相似、語氣一致、字數大致相等的語句，表達出同範圍同性質的意象，叫做『排比』。」<sup>8</sup> 星雲大師運用「排比」以抒寫心情或闡揚佛法，形成巧妙而深具哲理的語錄。舉其要者，如：

不但要有心外的財富，也要有心內的財富（智慧、慈悲）；  
不但要有現世的財富，也要有來世的財富（功德、福報）；  
不但要有一時的財富，也要有永恆的財富（真如、佛性）；  
不但要有個人的財富，也要有共有的財富（利益、功德）。  
（冊3，頁277）

大師連續以四個字數相等的「不但要有……也要有……」的語句結構，表達佛教的財富觀，使一般信眾對於「財富」的定義與價

7. 弘學編著：《中國漢語系佛教文學》，四川：巴蜀書社，2006年，頁80、87、96。

8.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2年增訂三版，頁651。

值重新評估，而且將世俗的財富觀，提升到清淨的法財境界，的確給予眾生完全不同的觀感，為佛教接引眾生的方便法門，添上一筆睿智的見解。

大師在回顧早年開創佛光山的種種困難，以及描述弘法過程中的對象與地點時，也運用了「排比」的技法，接二連三地表現當時的情景，增加閱讀者的印象。比如：

開山時，筆路藍縷的困苦艱辛，日夜不休的擘畫經營，層出不窮的洪水天災，聲勢浩大的悍民圍山都非筆墨可以形容。（冊2，頁189）

除了定期的講演之外，我馬不停蹄，忙著到工廠為勞工開示，到碼頭為漁民布教，到監獄為受刑人皈依，到軍營為官兵們說法。（冊2，頁233）

從以上幾則原文可以歸納出，大師慣用四個結構相似、語氣一致、字數相等的語句，來描繪「洪水天災」的自然的災害，與「悍民圍山」的人為阻撓，以及到「工廠」、「碼頭」、「監獄」、「軍營」等各個場合弘法行程的緊湊節奏，為「勞工」、「漁民」、「受刑人」、「官兵」等各階層人士布教說法的辛勞，如此連續四個意象的「排比」手法，增加閱讀者的想像空間。

從大師的敘述當中，除了感受大師弘法利生的精神毅力、慈悲善巧之外，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大師捨身捨命、不棄眾生的救度情懷。類似的「排比」修辭技法，在《往事百語》中不勝枚舉，值得

細細品味，在閱讀咀嚼之後，睿智之語，每每令人法喜充滿。<sup>9</sup>

其次是「類疊」。所謂「類疊」，指：同一個字、詞、語、句，或連接，或隔離，重複地使用著，以加強語氣，使講話行文具有節奏感的修辭法，叫作「類疊」。「類疊」依內容與方式的不同，又分疊字、類字、疊句、類句等四種。<sup>10</sup> 星雲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特別喜用「類字」和「類句」。

「類字」指的是字詞隔離的類疊。此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出現的次數極多。比如：

誦經念佛是佛法，正知正信是佛法，發心立願是佛法，忍耐謙讓是佛法，尊敬包容是佛法，持戒禪定是佛法，清淨中道是佛法，無常無我是佛法，喜捨布施是佛法，傳燈授法是佛法。（冊1，頁323）

大師運用了十個「是佛法」的字詞，隔離地重複使用，加強語氣，開示眾生佛法十大豐富的內涵。再如大師在開示「天堂」、「地獄」的分別時，指出：

心中的煩惱無明是「地獄」，心中的菩提正見是「天堂」；

9. 星雲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運用「排比」的例子極多，緣於篇幅所限，僅舉其要者，如：

「人」的善惡是從本性中發生，「人」的喜怒是從分別心而來，「人」的哀樂是從感官中接受，「人」的真假是從境界中引發。（冊4，頁143）

如果一個人「心中有佛」，眼裡看到的必定都是佛的世界，耳朵聽到的必定都是佛的音聲，鼻中嗅到的必定都是佛的氣息，口裡所說的必定都是佛的語言，身體所做事必定都是佛的事情。（冊5，頁71）

以喜捨「代替」貪欲、以慈悲「代替」瞋恚、以明理「代替」愚痴、以尊敬「代替」我慢、以正見「代替」邪信、以勤勞「代替」懶惰、以惜福「代替」奢侈、以讚美「代替」責備、以感恩「代替」懷恨、以誠實「代替」妄談。（冊5，頁51）

10.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2年，頁531-533。

心中的憂悲苦惱是「地獄」，心中的安樂幸福是「天堂」；感受的委屈不平是「地獄」，意會的平等和諧是「天堂」；自私執著是「地獄」，大公正直是「天堂」；貪欲瞋恨是「地獄」，喜捨願力是「天堂」；懶惰懈怠是「地獄」，勤勞精進是「天堂」；愚痴無明是「地獄」，般若智慧是「天堂」。（冊5，頁318-319）

大師認為：「天堂」、「地獄」其實不是外在的境界，而端在於我們的「心」。大師運用七次「心中的……是『地獄』」，以及「心中的……是『天堂』」，隔離地反復使用，兩兩對舉，讓眾生可以清楚地觀照「心」的相狀，明了自己的「心」當下是處於「地獄」或「天堂」的境界，讓眾生可以作智慧的抉擇。

其次，「類句」指的是語句隔離的類疊。在《往事百語》一書中，星雲大師也經常使用「類句」修辭法。如面對外境，大師強調不要往外追逐，而要「檢查自己的心」。大師謂：

當榮耀來到時，如果不能「檢查自己的心」，我慢的高牆將會隔絕自己的視野；當煩惱臨頭時，如果不能「檢查自己的心」，瞋怒的火焰將會焚毀自己的功德；當外境紛亂時，如果不能「檢查自己的心」，貪欲的洪流將會淹沒自己的意志；當得失憂患時，如果不能「檢查自己的心」，疑嫉的邪風將會吹垮自己的理智。（冊5，頁290-291）

大師間隔地運用了四個「如果不能『檢查自己的心』」的語句，反復強調佛法是向心內求法，對境練心；反之，若對境外求，則貪、瞋、慢、疑等無明煩惱，便會取代我們清明智慧的判斷。

再者，星雲大師在回顧一生行腳經歷時，也常運用「頂真」技

法。所謂「頂真」，指「用上一句結尾的辭彙，作下一句的起頭，使鄰接的句子頭尾藉同一詞彙的蟬聯而有上遞下接趣味的修辭法，稱為『頂真』。」<sup>11</sup> 比如星雲大師所說：

千載一時，一時千載！（冊 2，頁 109）

聽而不聽，不聽而聽，應該是聽聞的最高藝術了。（冊 3，頁 35）

是自己的，有時不是自己的；不是自己的，有時反倒是自己的。（冊 1，頁 283）

佛教的禪宗喜用「即言即掃」、「不立文字」的方式，讓眾生不陷溺於語言文字的魔障，忽略了真正的法義。而星雲大師在運用「頂真」此一修辭技法時，也常透顯出禪宗對待文字的妙法智慧。如「聽而不聽，不聽而聽」、「是自己的，有時不是自己的；不是自己的，有時反倒是自己的」、「不休息而休息，休息而不休息」，充分運用「即言即掃」的文字技巧，展現不執著、不抓取、自在無礙的心靈境界。

最後，星雲大師還擅長運用「層遞」的修辭技巧來弘揚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。所謂「層遞」，指「要說的有三件或三件以上的事物，這些事物又有大小輕重等比例，於是說話行文時，依序層層遞進的，叫『層遞』」。<sup>12</sup> 大師在宣說佛教的弘傳方法時，曾指出：

佛教需要文藝化，佛教需要電影化，佛教需要人間化，佛教需要國際化。（冊 5，頁 25）

「文藝化」、「電影化」、「人間化」、「國際化」四種

11.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2年，頁 689。

12. 同註 11，頁 669。

宣教方法，乃層層遞進，從文學藝術的視覺，推廣到影音戲劇的視聽覺；從落實人間佛教，乃至由國內推廣到國際，弘法方式有媒材範疇的不同，弘法範圍有大小輕重的比例，讓人感受到大師對「人間佛教」的擘畫藍圖，改變了社會大眾對佛法玄妙空靈、虛無縹緲的消極印象。

## （二）內容上的創意典故

星雲大師弘法宣教的方式，靈活善巧，因應時代社會的潮流，所以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能廣被四海，佛光山的道場能滿布五洲，星雲大師也被譽為佛教界的「創意大師」。《往事百語》的書寫筆法，除了形式上運用許多能加強語氣、攝受人心的修辭技法之外，在內容方面，大師更以一百篇生命經歷凝鍊而成深具創意的「一句話」，來傳達人生處世的智慧。舉其要者，如：

人我相處之道：「你對我錯，你大我小，你樂我苦，你有我無。」（冊1，頁148）

修行的方法也要符合「人間佛教」所謂：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。……這也是人間佛教非常重要的指標。（冊3，頁91）

我開創佛光山，訂立「以教育培養人才，以文化弘揚佛法，以慈善福利社會，以共修淨化人心」為開山宗旨，並以「給人信心，給人歡喜，給人希望，給人方便」為佛光人工作信條。（冊4，頁350）

我對於錢的看法是「十方來，十方去，共成十方事」。（冊5，頁219）

我又再提倡「三好運動——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好心」，以身口意來奉行佛法，去除貪瞋痴。（冊5，頁325）

星雲大師提倡的佛法運動，其運用創意的內容，化為口語句式，簡潔有力，具體明確，讓人一看便懂，心生歡喜，實有利於大眾誦讀、記憶，進而永誌不忘、信受奉行。

其次，星雲大師在回顧一生弘法所遭遇的考驗時，則經常引用典故來自我寬解、悲憫眾生。大師博覽群書，深入經藏，故而在引用典故時，信手拈來，也多為國學典故與佛教經論故事。在國學典故方面，大師引用的範圍非常廣泛，從先秦到清代都有，如：

周公輔佐周成王……魏徵輔弼唐太宗……諸葛孔明輔佐愚昧的阿斗……劉伯溫幫助明太祖得到天下……（冊4，頁46-47）

東漢馬援以耄耋高齡，在沙場上衝鋒陷陣，發出「馬革裹屍」的豪語。（冊4，頁189）

像諸葛亮書生報國，他用空城計誘開敵軍，免除了一場殺戮。（冊5，頁114）

文天祥曾說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張橫渠嘗云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（冊3，頁159）

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譚嗣同、革命烈士秋瑾、林覺民等，為了拯救黎民於倒懸……（冊4，頁276）

細細品味星雲大師所引國學典故，有歷史真實人物，也有文學虛構情節。大師引用這些人物故事時，多用來「鼓舞著我們為教奉獻」（冊4，頁276），或激勵自我，面對困境時，愈挫愈勇，永不放棄。可見大師從小耳濡目染之下，這些忠義正直、保家衛國的歷史人物，在他的心裡，早已烙下極深的典範印痕，在大師一生弘法歷程中，成為效法學習的景仰人物。

再者，星雲大師引用最多的典故，則為佛學經論中的經典名句或禪林公案，舉其要者，如：

六祖惠能大師聽到《金剛經》裡的一句話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若有所悟；丹霞禪師聽到一句「選官不如選佛」而出家學佛。（冊1，頁12）

法顯大師以六十高齡，西行取經達十餘年之久，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，斷臂護藏印經。（冊5，頁115）

馬鳴菩薩不就利用一曲自編的《賴吒和羅》，而使得華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時悟道出家嗎？（冊2，頁142）

星雲大師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引用較多的經論文句是《金剛經》和《華嚴經》，其他如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等，亦是大師較常引用的佛典。舉其要者，如：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」  
（冊2，頁142）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應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；若有色，若無色；若有想，若無想；若非有想，若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」（冊2，頁287）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一切眾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而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。」（冊3，頁313）

實踐《華嚴經》中所說的：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。」（冊3，頁98）

《法華經》云：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。」  
（冊5，頁63）

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星雲大師引用這些甚深法義的佛教經論，一方面憫念眾生的無明熾盛，造作惡業；一方面矢志荷擔如來家業，能令眾生離苦得樂。因為有此發心，所以大師從來不為自己著想，心心念念只有眾生；而在弘法利生的志業上，又希望接引眾生降伏自心，成就無上佛道。

星雲大師對不執著的平常心有深刻的體悟，因此對於弘法利生的結果，有著很深刻的覺照反省，「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」，說明雖要肩挑一切重任，度化眾生，然又要放下執著，去除四相，才能隨緣任運，自在無礙。就實修的層面而言，此乃至高無上的境界，大師不斷地引經論法語，來策勵自己，不忘初心。



《往事百語》珍藏版